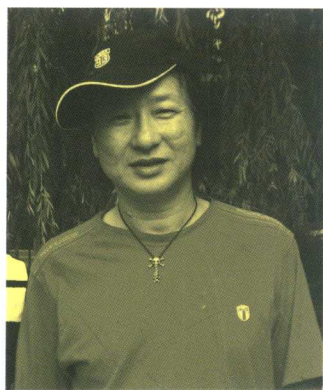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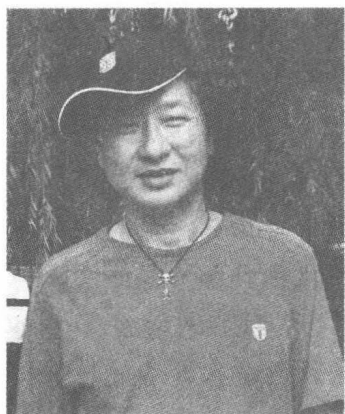


情书考

QING SHU KAO

刁斗◎著

素以形式感强和智趣横生见长，结构精巧，叙事细腻，呈现独特的思考与敏锐的发现，值得读者反复玩味。



情书考

QING SHU KAO

刁斗◎著

素以形式感强和智趣横生见长，结构精巧，叙事细腻，呈示独特的思考与敏锐的发现，值得读者反复玩味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情书考 / 刁斗编. -- 兰州 : 敦煌文艺出版社,
2014. 1
(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: 恰同学芳华)
ISBN 978-7-5468-0669-3

I. ①情… II. ①刁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
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008484号

情书考

刁斗编

出版人: 吉西平

责任编辑: 汪泉

封面设计: 三合公社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本社地址: (730030)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

本社网址: www.dhlapub.com

投稿邮箱 tougao@dhlapub.com 编务信箱 gy@dhlapub.com

0931-8773084(编辑部)

0931-8773235(发行部)

三河市恒彩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 印张 13 字数 220千

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~3 000

ISBN 978-7-5468-0669-3

定价: 29.8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, 并许可使用。
未经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鲁院何以成为“作家的摇篮，文学的殿堂”？

（代序）

白 描

鲁院的工作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地忙碌着。作为鲁院一名工作人员，我曾经在自己的博客里写道：学员们“来了，去了；去了，来了，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，一拨又一拨。时光像沙漏一样，我的年华在他们身上流淌而去。我思索过如此存在的意义，有时也发出质疑。但最终明白，我属于他们。他们充实了我的生活，丰富了我的生命体验，拓展了我的价值疆域。我把心交给他们，愿意把灵魂敞露在他们面前。他们的呼吸牵动着我的心率，他们对你寄予期望，你同时也把期望寄予他们。他们会让你感到惊喜、骄傲，当然你也不能让他们失望。这样想后，即刻释然，不再为个人计划中的某些事情在他们身上延宕或者放弃懊丧。而一切付出也是有回报的，我的人生行囊里，装进了他们的礼物，是从别处不可能得到的礼物，那就是师生的感情。每当他们即将离去，每当与离去的他们重逢的时候，来自于他们的那份滚烫的对母校和老师的感念之情，让这个世界都变得温暖了。”“我知道我不属于他们。他们属于蓝天，属于大海，他们将驰骋于无边的草原和广袤的山川大地，他们属于未来。我呢，仍将像枚陀螺一样，在一个固定的点上兜圈子。还有生命的规律，大路在他们面前一直延伸，看不到尽头，因为他们年轻；而我，已经看清了前面的景观，因为我不再年轻。我只能陪伴他们同行一段，而后，路就由他们自己走了。但是，我仍要为他们祝福，我的祝福直达永远。”

这里写的是我的真实感情，也是我对自己的交代。

我们是以个体的身份定位于自己的工作岗位的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，但在学员眼里，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大名、官名，那就是“鲁院”，我们出现在学员面前，代表的是鲁院的形象，同时，我们还是一条纽带，一座桥梁，联系着学员与党和政府。鲁院工作无小事，高研班工作无小事，任何一个培训班的工作都无小事，从教学，到管理，到服务，从院长、老师，到做饭的大师傅、打扫房间的服务员，是一个整体结构上的链条，这个链条正常出色运转，学员不光会给我们打高分，还会感恩党和政府，相反，哪个环节出问题，不光会影响到学员对鲁院的看法，进而会影响到对党和政府的看法。我们举办的“80后”作家班、网络作家班、少数民族作家班，都印证了这一点。

每一届高研班，每一个培训班，我们都精心设计安排课程，认真组织实施教学计划，我们已经建立起一套自己的教学体系，但我常常在问这样一个问题，鲁院教学灵魂性的东西是什么？学员们的期待与我们的给予能否统一？我们将把他们送上一条什么样的路子？客观讲，学员们更多想的是得到知识和信息，学习方法和技巧，在这些方面，我们基本上满足了学员的要求，但这不是我们教学的全部，更不是我们教学的灵魂，灵魂性的工作是丰富和提高学员的综合素质，夯实作为一个作家的基本建设，这就是人格建设，是为何写、为谁写、写什么、怎样写的核心价值理念。这个工作必须渗透到教学的各个环节以及管理与服务的各个环节中，当然，不是生硬地灌输，而要以一种“春风化雨、润物无声”的方式来进行。比如我们安排的国情与时政课程，请有关领导和各方面专家来校讲授，不是高台教化，而是客观介绍情况，交流认识和看法，学员们很容易接受，他们过去习惯站在本地区、本民族立场，站在个人立场看待问题，现在却能站在全局，站在党和政府的立场来理解我们的国情、我们国家的大政方针。我们的大文化课和文学课，通过对文化视野的拓展，对文学艺术普遍性规律和主流经典作品意义的分析介绍，让学员们自然建立价值评判标准，自觉走向主流文化、主流文学。要引导学员走正经路，做正派人，写正道作品；面对文学事业，要有大视野、大胸怀、大境界、最好还有大手笔；起码要建立起四个基本意识：大众意识、祖国意识、使命意识、经典意识。——这是我们应该给予学员的

最主要的东西。如果只传递给学员知识和信息,只教会他们技巧和方法,那只能培养出写手,而培养不出伟大的作家。

鲁院历史上出现三个辉煌时期: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、20世纪80年代、21世纪高研班,也就是现在。2007年底,中央电视台“艺术人生”栏目拍摄“鲁七”片子时,很多人认为鲁院的辉煌已经到了顶点,觉得高研班往下非常难办了,可是一直到今天,这种非常好的势头还在延续着。我认为我们还可以再创辉煌。“传承、创造、担当、超越”,鲁院的校训,应该是激励我们每位学员不断前行的动力,也应该成为不断激励鲁院每位工作人员不断前行的动力。

欣闻以鲁二期为重点出版鲁院“恰同学芳华”丛书,这是件好事,这套丛书除集结了鲁二期学员的作品外,也涵盖了一些其他班级学员,可一窥概貌。这个班的学员们大多都是从事编辑工作的,学员们也都比较成熟,许多学员今天已走上了各省市文联作协系统的领导岗位,创作上的成就也颇丰。在他们班进院十周年、鲁院二十期之际,出版这套丛书是件很有意义的事,在此我表示衷心的祝贺,并将曾总结鲁院工作的文章,摘要修改,代为序。

(作者系鲁迅文学院原常务副院长)

C 目录 Contents

活体解剖	001
绿帽子	017
蹲 着	029
整 风	047
情书考	087
狗肉豆腐汤	127
鼠尾花酒吧	165
编 后	195

活体解剖

脖子

“拧断你脖子！”

很长一段时间，在我们三六二地区，这句狠话特别流行，其使用频率，不亚于《毛主席语录》中最朗朗上口的格言警句。两个或两伙对立的男人——也包括少数女人，只要狭路相逢了，不论头发泛白的还是乳臭未干的，即使只打算文斗没计划武斗，也把这话挂在嘴边。为强化效果，说它时，说话人还常常辅以程式化的姿势与表情：侧歪着膀子，梗梗着脖子，乜斜着眼睛；神色傲慢，目光轻蔑，面带冷笑。

这话出自一部刚放映过的苏联电影，是为防修反修，内部放的，电影里，活跃着一群抗击德国法西斯的兵工厂工人。我们三六二厂就是兵工厂，比电影里的兵工厂，大一千倍都不止呢。兵工厂的人引用兵工厂电影里的经典台词，也算专业对口。不对口的是，这话在电影里是个反角的口头禅，而我们是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红色战士。一个虚张声势的党卫军上校，总拿这话威胁别人，却一个脖子也没拧断过，倒是影片结尾时，他那根细长的脖子没长牢靠：咔嚓，被个兵工厂工人拧耷拉了。另一个不对口的地方是，电影里的原始台词是“扭断你脖子”，可我们惟妙惟肖地模仿它时，全都把“扭”读成“拧”了。是故意的，就好像“扭”是配音演员读的白字，被我们不动声色地纠正了过来。我们三六二人，对“扭”“拧”的理解与电影不同：“扭”是柔软的，扭秧歌；“拧”才是强悍的，拧钢筋。

“拧断你脖子”最初流行于二三十岁的青年人之间，有精英化趋向，带表演味，一般在某个庄重的、严峻的、剑拔弩张的、一触即发的群体交锋场合，由领袖人物说出。但领袖欲这东西人皆有之，又都需要释放，很快，经过我们这种十几岁的孩子和四五十岁的成年人之间，它被普及成了大众话语。比如我们，很少有机会亲身参与革命行动，就只能在玩笑打闹时，在争风吃醋时，在称王称霸时，为表示某种不屑，或只为打气壮胆，对个三五句话，便恶狠狠地捎上它一次。有时候，明显弱小的一方也敢向明显强大的一方挑衅叫嚣：“拧断你脖子！”若强大方宽厚大度地一笑了之，弱小方会占了便宜一样洋洋得意，否则，强大方一旦摆出程式化的姿势与表情，不用“拧断你脖子”出口，弱小方就得立即卸掉自己姿势与表情中的程式化，腆起脸来，嘻嘻地笑、躲、讨好、求饶：“开玩笑开玩笑！我哪敢拧你，你拧我……”在我们嘴里，“拧脖子”都泛滥成灾了，可我们谁也没拧断过谁的脖子，真打架时，它只是一套花拳绣腿。需要说明的是，那个党卫军上校被拧断脖子的电影场面，我们多系耳闻，没人目睹。整个三六二厂，有资格为防修反修看电影的，是一小撮人，以及他们的亲朋好友。这样，时间一久，这话的威严程度就大不如前了，我们虽然还使用它——它在大人嘴里仍流行嘛，我们都是大人的孩子——但它已真正成了虚张声势的空洞口号，与在党卫军上校嘴里一样。

我们重新对这句话的实用性产生敬畏，是听大人说，崔丫头他爸大老崔，真拧折了一个人的脖子，那人当场气绝身亡。

崔丫头也是男孩，但长得白净，长睫毛双眼皮，比女孩还好看，“丫头”是我们送他的外号。他爸大老崔和他不同，是典型的爷们，膀大腰圆，胡子拉碴，说起话来玄天二地，人们喊他大老崔，其实喊的是大老吹，说他能吹牛。人们盛传，那天我们九分厂“东方红”的人与七分厂“太阳升”的人武斗时，大老吹把对方一个人的脑袋夹到胸前，单臂一拧，就让那人脖子断轴了：咔嚓。传话人说得有鼻子有眼，好像是俱乐部里坐前排的观众，从牙齿缝隙挤出来的“咔嚓”，响亮一如厂里试炮。开始我们都口口相传，“咔嚓”之声不绝于耳。可不久，就有人质疑了：两军交战之际，剑戟铿锵之时，要么奋勇杀敌，要么抱头鼠窜，谁有闲心看别人“咔嚓”呢？人们得出结论，又是大老吹吹牛。于是，大人笑

话大老吹，我们笑话崔丫头。崔丫头长得像丫头，可毕竟不是软弱的丫头。他不服，与我们争辩，说他回家问过他爸，他爸确实拧断了那人脖子，也确实听到了“咔嚓”之声。我们就说，拧没拧脖子只有你爸自己知道，我们不计较；但脖子断了，无论如何不会有那么明显的“咔嚓”声。那时我们已打听过了，电影里的“咔嚓”，叫拟音效果。

我们和崔丫头争执不下，有人出主意说，拧个脖子试试不得了。这不用试，我们都不乏打架经验，把脖子拧断都没可能，何谈“咔嚓”。有人又说，我们是小孩，劲小，互相拧脖子当然困难，但可以找个婴儿或什么小动物做个实验。大家都同意。不过婴儿不好找，也不好意思把谁家婴儿偷出来弄死，决定找动物。崔丫头说拧鸡。我们不干，说鸡脖子多细呀，你拧蚂蚱得了。最后一致的意见是找只猫拧。

老邱太太家有只灰猫，不算太大也不很小，和我们都熟，容易抓。那天下午，我们一群孩子带几个鱼头，把那只猫骗进久不使用的游泳池里，以防它逃跑。为防它的坚牙利爪，崔丫头还特意戴了手套。崔丫头挺紧张，但装出不紧张的样子，抚弄几下灰猫脖子，抬手擦擦额上的汗，额上沾了几根猫毛。天不热，阵阵秋风已刮出凉意。我们催他，开始吧！他说开始开始，但就不开始，白净的小脸灰突突的，与猫一色。猫偎在他怀里，很友好，偶尔扭头看他，又偶尔惬意地叫上几声，半眯的眼睛睡意朦胧。这是好机会呀！我们叫。崔丫头也意识到这机会不错。他微弯下腰，双膝夹住猫的身体，双手扣住猫的脑袋，屏气运劲，忽然加力，顺时针猛拧。可这家伙，大概光考虑手劲大小了，忽略了双膝夹猫的力气；或者，他双膝也使足劲了，只是猫挣扎时，爆发出的力量超乎想象。那只睡意朦胧的灰猫，一下变成了敏感的炮弹，仿佛携带着隆隆巨响，在崔丫头手上轰然炸开。它头仍在崔丫头的掌控之中，身子却从崔丫头双膝间滑脱出来，随着头的转动方向正常转动，把拧脖子这事给消解掉了。崔丫头慌了，打起了磨磨；灰猫没慌，借着崔丫头旋转它时带出的力量，像单杠上屈体上翻的体操运动员那样，一遍遍地弓腰上挺，轮扫尾巴，蹬踏后爪，迅速准确又凶狠有力地挠向崔丫头汗津津的白脸。崔丫头手上有手套保护，可脸上没防护措施，为免受攻击，他的脸应该尽量后仰。可他没有，为了配合双手的行动，他脸往下压得很低。事情的结果可想而知，待崔丫头意识到他根本拧不断灰猫脖子，撒手认输时，

他脸上的血道道，已把他的曹操脸涂成关公脸了。

我们为崔丫头的实验失败感到高兴，可更为灰猫给崔丫头毁了容感到气愤。崔丫头是我们的小伙伴呀。灰猫发疯般地喊叫奔突，却逃不掉，游泳池是它的罗网。我们选择的实验场所对我们有利，人比猫聪明。我们抓住灰猫，喊着“拧断你脖子”，用棍子匕首工兵铲车链条替崔丫头报仇。本来，打死它后，我们还想补拧它脖子，以验证有无“咔嚓”之声。但它已经血肉模糊，就像崔丫头的脸，太恶心了。我们都不肯伸手拧它。

崔丫头脸伤好了以后，他外号由“丫头”改成了“大寨”。大寨这外号似乎牵强，让人不知所云；其实它是个巧妙的转喻，若联想到“农业学大寨”，联想到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战天斗地修梯田的人类壮举，那意思就有了。

心脏

反脏器者数十万里挑一，沙光明有幸位列其中。沙光明是沙莎的爸爸。

有一次，我又向沙莎献殷勤，沙莎悄悄问我，是否我对她心怀好感，想追求她。全班五十人里，既能，又会，也敢在男女同学间说“好感”“追求”这种大人话的，唯她一人，这也是我愿意给她献殷勤的首要理由。第二条理由是她漂亮。也有别的男生给她打溜须，向她献殷勤，但他们理由过于单一，只是她漂亮。沙莎对我高看一眼，与我的溜须理由超过了一条并有着与众不同的排序有关。

我四顾无人，慌乱地说是。

其实我没那么早熟，没能力想她琢磨的那种问题；我打她溜须献她殷勤，只是觉得应该那样，如同上场踢球就应该争胜那么天经地义。我之所以回答了“是”，一是我想不出别的答案；再一个，是我相信，若她这样问其他男生，他们一定会被“好感”“追求”这种词搞得张口结舌，心里都说一百遍“是”了，嘴巴却如同贴了封条，或滋了焊枪。我不愿意混同于其他男生。

“那——你是反脏器的人吗？”

“什么？反什么？我不是反革命也不是反动派……”

“反脏器，就是内脏长得与一般人方向相反。比如一般人心在左边，肝在右边，可反脏器的人心在右边，肝在左边。”

“我……我不知道。我妈说我这是心脏。”我拍了拍左胸口。

“那你就把好感藏在那儿吧，别追我了。我妈说，等我和我妹沙菲长大了，都要找反脏器的男人——是以后呀，长大以后。”

“为什么——我也知道应该以后，我是说，为什么必须找反脏器的？”

“我爸就是这样的人呀。”

沙莎她爸沙光明对她妈闻菊好，在我们三六二地区尽人皆知。许多家两口子吵架时，女的都爱说：你就不能学学沙光明，连闻菊那样的女人都当宝儿似的。是的，闻菊是个皮包骨头的病秧子，不会做家务，还长得难看；而沙光明这个技术员，长得英俊潇洒不说，更心灵手巧，自制的小口径手枪像工艺品。

我真正从医学角度理解“反脏器”现象，是与沙莎对话的多年以后，但与沙莎对话的当天下午，从妈妈那，我就确认了沙光明的确长反了脏器。那天，一俟验证沙莎的说法，我立刻跟妈妈软磨硬泡，让她领我去检查脏器。“你没长反，”妈妈武断地说，“你不用查。”

早年，沙光明对闻菊有了“好感”并“追求”她时，和一个在三六二地区称王称霸的家伙打过一架。那人欺负闻菊。架是在车间打的，车间里有螺丝刀，那人在沙光明扑上来时，把螺丝刀插进了他的左胸。所有人都认为沙光明必死无疑，在他左胸的心脏部位，那螺丝刀只露出一截红柄。沙光明也认定自己凶多吉少，昏过去前，他让人给没在场的闻菊带话：为了你，我死而无憾；如果死不了，我就这么保护你一辈子。沙光明没死，长在他胸腔右侧的心脏毫发无损，他只落个气胸的毛病。以后沙光明和闻菊结婚了，他言而有信，迅速成了远近闻名的爱妻模范。闻菊究竟有什么好，没人看得出，看不出就对沙光明的爱情百般猜测，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推论是：脏器长反了的人观念思维都是反的，这种人以丑为美。

病秧子闻菊以前也搞技术，但她出身不好，不便于直接接触军工产品，就被下放到俱乐部当售票员了，没了补助劳保，丢了虚荣面子。但她毫无怨言。她这种出身的人没资格挑肥拣瘦。后来，俱乐部不演电影

光开会了，她又成了各种会议的服务人员，干勤杂工作。有一天，开完大会清理会场，她打算把一尊毛泽东半身石膏像从舞台右侧挪到左侧。洁白的石膏像不特别大，也不特别重，闻菊体格再弱也挪得动，挪不动她可以叫男的帮忙。她没招呼别人，自己抱起了那尊不特别大不特别重的白石膏像。她小心翼翼地在舞台上行走，整个行走过程，也没受任何意外事件的干扰影响：电线没挂她，地毯没绊她，她胳膊没脱臼，鞋底也没打滑，更没吃迷药中邪魔那么神志恍惚……但她捧在怀里的白石膏像，却不可思议地掉地上了，碎成了几块。

石膏像落在舞台的木地板上，回声巨大，随着巨大回声的袅袅散尽，俱乐部里，一下变得死一样寂静，连闻菊那声“哎呀”的惊叫，都旋即被死寂吸附没了。俱乐部里的其他勤杂工人，石膏像似地分别被钉在他们干活的地方，然后就像受到舞台上精彩演出吸引的观众，很投入地，从不同角度呆看闻菊。片刻之后，闻菊从痴傻状态中回过神来，拖着哭腔问台下的石膏像们：“是我吗？是我把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石膏像打碎了吗？”

没人回答。石膏像不会开口说话。

沙光明闻讯赶过来时，临时批斗会已进入尾声。因为临时，人就少，除了那几个石膏像似的勤杂工伫立台下，多出来的几个人都在台上，或是押解者，或是批判者。他们是早于沙光明赶来的武装民兵。舞台很大，闻菊和押她批她的人站在上边，像大海里忽分忽合的几块礁岩。闻菊额上挂着血痕，瘦小的身上，被粗绳索不合比例地捆绑起来，她的细腰，让那块写着“反革命”的铁皮牌子坠成了虾米，前伸的脑袋上，正好暴露出黑发间一道刚剃净的白色垄沟。沙光明攥拳向前冲去。民兵都知道沙光明把妻子当宝，有的还求他做过私活，就有些心虚，忙解释说：“我们是文斗，没打她，她脑袋是自己企图畏罪自杀撞墙撞的。”沙光明冲到了舞台边上。台上押闻菊的两个民兵荷枪实弹，但这时，却把他们架闻菊胳膊的手撤了下来。可他们随即看到，沙光明并没像早年扑向螺丝刀那么义无反顾，而是停在台下，点头哈腰地提了条建议：“让我，替她吧……让她这个罪大恶极的反革命，回家反省，你们斗我……”这当然不行，阶级斗争不容讨价还价。荷枪实弹的民兵又抓牢闻菊，并决定，不仅这天的临时批斗不许顶替，此后将持续多日的正规批斗也不许顶替。

而且，因为这天已来不及准备女牢，闻菊可以回家暂住一宿，下一天辟出新监舍后，她还得带上行李去接受隔离审查呢。

沙光明爬上舞台，站在闻菊身边，主动陪伴妻子挨斗。他没挂牌子也没被捆绑。

据沙光明后来交代，在他用自行车驮闻菊去厂卫生院包扎伤口和回家的路上，他们夫妻已为这一夜怎么过达成了共识。起先闻菊有些异议，对那共识的一半有不同意见，但沙光明说，不能保护你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！回家放下闻菊，沙光明又用自行车驮起沙莎沙菲这对姐妹，送她们去奶奶家。这之后，他重新回家，和闻菊一起炒菜喝酒，整理旧物，回忆往事，写好遗书，上床做爱，穿戴整齐。然后，他手握一把工艺品似的自制小口径手枪，往闻菊胸前打一枪，又往自己胸前打了一枪。他击发前，闻菊和他开了句玩笑：“我心脏可在左边，你别打错了。”沙光明没打错，他枪口直指妻子的左胸。但打自己时，他本来已指向了自己右胸，可不知为什么，手一晃，枪口竟歪了，子弹击中的也是左胸。也许右手执枪打自己右胸不得劲吧。

沙光明没死，心脏依然弹跳有力。是后来，左胸的枪伤养好以后，他才因故意杀人被执行了死刑。枪毙他时，三六二厂的人为法警将选择人体的哪个部位作为着弹点争论不休，是额头呢？还是口腔？或者心脏或者睾丸？有好事者便去提醒法警，说：“这个犯人，心脏长在胸腔右侧。”

手指

小时候，我们哥仨都有吃手的习惯。倒不是把手当成萝卜，嚼巴嚼巴咽肚子里，而是久久地将某根手指——一般是左手或右手的大拇指——含在嘴里，吃冰棍那么吮吸，吃糖块那么品咂。事实上，冰棍和糖块什么滋味，我们已经记不住了，萝卜虽然偶尔还吃，但也没有整根的供我们嚼。妈妈总把有限的萝卜切成小块，与更加有限的苞米碴或高粱米或玉米面煮在锅里，给我们做粘糊糊的“菜粥”喝。

小孩都有吃手的习惯，也许与人是哺乳动物有关。但像我们哥仨，都七岁九岁十一岁了还吃手指，恐怕更与饿肚子有关。那时候，我家穷，

穷得和全中国大部分老百姓家没什么两样：吃了上顿没有下顿，饱了昨天就得饿今天。

最难过的那些日子，不光下顿没吃的，上顿也只能喝水充饥，不光今天得饿着，昨天也不过咽了一小碗猫食般的米汤。妈妈已经全身浮肿，像块刚化开的冻豆腐那么虚弱破败，每天除了出门拣一点榆树叶回来为我们“做饭”，其他时间就躺在床上；而我们哥仨，连“吃饭”的力气也没有了，只是含着手指偎在妈妈身边，垂垂欲死，奄奄待毙，像三条无法爬回河沟的水长虫。妈妈不停地哄我们睡觉，她认为，要活命就得多睡觉，睡觉能减少能量与体力的消耗。但一个人，哪有那么多觉可睡呀，再说肚子饿得一阵阵抽搐，又怎能睡着。于是，躺在床上的时间，多半是妈妈有气无力地说话的时间。她说话，其本意是希望她的絮絮叨叨能代替催眠曲，至少能分散我们对饥饿的注意。可由于饥饿，首先她的注意力就过于集中，涉及的话题总围绕在吃上，这么一来，听她说话的我们不仅睡不着，对饥饿的感觉反倒更灵敏了。

妈妈喜欢讲她的爷爷和爸爸，讲他们从山东逃荒来东北后，是怎么一点一点地由乞讨到吃饱饭的。她讲他们多勤劳节俭，平常只吃白菜豆腐，过年才肯杀一头猪；讲他们当东家后，仍然身先士卒地下地干活，比长工干得还快还好。妈妈检讨自己说，与她的爷爷爸爸比，她既不够勤劳也不算节俭，所以家里的日子才越过越糟，让我们当孩子的跟着遭罪。当然妈妈也没忘检讨她爷爷爸爸的缺点毛病。她说他们意识不新，觉悟不高，因而当初没想到去湘鄂赣投奔红军而是跑东北来开荒种地了。她说，当爬雪山过草地吃草根嚼树皮的红军，的确又苦又累又危险，但毕竟现在能享清福呀，能得到购买大米白面猪肉豆油的“特供本”呀；而一个人，有了“特供”待遇，不光自己光荣，还能让子孙后代跟着吃香喝辣。妈妈盯着我们嘴里塞着的手指，近乎梦呓地说：“如果我是红军的女儿，那你们呀，含在嘴里的就不是这小脏手了，没准就是绿豆冰棍或奶油糖块……”妈妈说的“特供本”我们不懂，可她一提冰棍糖块，还绿豆奶油的，我们哥仨立刻涎水横流，眼巴巴地铺展开各自美好的憧憬，把嘴里的手指裹得更加啧啧有声。

这时，我听大哥挺委屈地叨咕一句：“要是手指头也能抗饿，就好了。”

以前妈妈反对我们裹手指，说那样既容易把细菌带进肚里，还会让

手指不成比例地变细变长。可这会妈妈没责备我们，恍恍惚惚地，她仿佛还游走在自己的幻梦之中。“手指当然能抗饿了，”她说，“但不是你们的，得是妈妈的……”我们都惊奇地望着妈妈，望着妈妈的十根手指，它们已肿成了腌黄瓜的模样。“这样吧，”妈妈说，“一旦家里一点吃的都没有了，你们也饿得实在挺不住了，就吃妈妈的手指——可千万不能吃你们自己的！”妈妈颤微微地伸出双手，翻来覆去地打量它们。“你们仨，每人每天吃一根，妈的手指，就能帮你们多活三天；多活三天，也许，就有救……”

二哥心疼地插一句：“那你吃什么？”

“我？”这时妈妈眼睛已睁不开了，说话的声音也越来越小。“妈不饿，妈什么也不用吃，妈的手指呀，就是关键时刻给孩子吃的……”

我不顾妈妈似乎正在睡去，摇着她问：“妈，你有十根手指，我们三天吃不完呀。”那时我是个小机灵鬼，虽然还没上学，却已经能算出十减三个三还剩一的应用题了；并且我的聪明还在于，我希望一经我提醒，妈妈会像过去那样偏袒着我说，“哦，你是老疙瘩，那剩下的一根也给你吃。”我想，那样的话，我的两个哥哥一定会嫉妒死的。可我管不了他们嫉不嫉妒了，只要多吃一根妈妈的手指，我就能多活一天，就会多一分吃到饱饭甚至冰棍糖块的希望……

妈妈费劲地睁开眼睛，重新打量自己的手。好像她这才想到，她有十根手指。她在脸上硬挤出笑容。“剩下的这根，你们分着——哦，要不把这根留给妈妈吧……”她将右手的食指单独伸直，在我们眼前缓缓划过。“妈妈还有学生呀，这根他们也需要呢；妈妈去给学生上课时，你们就用绳子，把粉笔和它绑在一起，妈妈好，写板书……”在我们三六二厂子弟中学，妈妈是最优秀的数学老师，我能小小年龄就精于算计，有她的遗传。

后来，没靠以妈妈的手指为食，我们哥仨也活了下来。但遗憾的是，妈妈那根原计划留着写板书，都不许我们哥仨吃的右手食指，却失去了。那是几年以后，妈妈的几个学生批斗她时，用数学教研室那把开了刃的钢板三角尺，将她右手食指剁了下去。那几个肯定也像我和两个哥哥一样挨过饿的中学生，因为已经能吃饱饭了，就没把妈妈的手指吞进肚里，而是把它钉在黑板上示众三天。

阴茎

在我们三六二地区，把死叫“走”，把坐牢叫“进去”，把配偶叫“俺家那个”或“俺家那谁”。这样的称谓替代，估计别处也大同小异，在云南，在甘肃，在浙江，这么表达多数人也懂。可三六二人，还把阴茎称作“老二”，这我就知道了，别处人是否也听得明白。阴茎就像领导的名讳，比死，比坐牢，比配偶更不便径叫直呼，而要以“主任”之类取而代之。有心人若统计一下，我估计，全国各地的阴茎替代词不下百个。我说的是过去。现在可能不那么多了，现在汉语里的阴茎替代词如“秦王扫六合”一样，已被“小弟弟”统一了起来。用“小弟弟”代指阴茎，没什么不好，不过就我而言，比之“小弟弟”的嗲、软、糯，我更喜欢我少年时代叫惯了的“老二”：粗犷强悍，干脆利落，有阳物崇拜的磊落古风。但我知道，在普及的广泛度上，“老二”再好也得是“小弟弟”的手下败将。与“愿景”、“皮草”、“管道”、“福祉”一样，“小弟弟”有港台背景。三六二不是香港台湾。

言归正传，回到故事。

那天，大哥缩成一团在地上打滚，在椅子角箱子角床角间撞来撞去。结果，不知哪个角碰响了他兜里的火药枪，“呼”地一声，把正团团乱转的我和二哥吓清醒了。幸好那枪口指向墙根，没对着我们哥仨谁的身体，否则家里更热闹了。我和二哥清醒以后，先收走大哥兜里的枪，然后朝墙根看：粗铁砂在墙根处留一片麻点。我和二哥的视线一点点升高，看过挨了枪击的墙，又看墙上的窗子，看到窗子，我俩同时扑向了窗口。

“操，叫呀，叫张叔叔！”二哥捅我。

“你叫吧，叫赵阿姨……”我的身体往一边躲，怕二哥的捅变成打。

在楼下那些下班回家的街坊邻居中，张叔叔和赵阿姨分别走远了，我和二哥都没开口。我们清楚，即使我们真开口了，他们也未必敢来帮忙。爸爸“走”后，妈妈“进去”后，已不大有人理我们哥仨。这之后，是在大哥有气无力的指挥下，我和二哥卸扇门板，把他抬到卫生院的。路上遇到过几个熟人，大部分只惊讶地看我们一眼，就扭过脸去，也有少部分问怎么了，我和二哥都简单回答：“大哥肚子疼。”我们哥仨，